

当代
争鸣
小说丛书

撒谎的爱情

● SA HUANG DE AI QING

● 主编 贲 舍 ●

青岛出版社



●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
主编 贲 舍

撒谎的爱情

● 青岛出版社

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乐
封面画 陈全胜
封面设计 向 奇

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
撒谎的爱情

贲 舍 主编

*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胶南市印刷厂印刷

*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12.5 印张 2 插页 310 千字

印数 1—10110

ISBN 7-5436-1193-7/I·174

定价:14.80 元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

贵 舍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。文艺作品一旦发表，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，对它的成败得失，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。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，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、情态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、爱好与趣味，因此，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，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，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。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，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，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，互相启发与探讨，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，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，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这样做，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扬长避短，不断探索创新，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。显然，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、充分说理、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，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。

601162/31 12 ✓

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,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,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,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,我们编选了这套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,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,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,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,便于互相比照,触发思考,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。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,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,更有兴味,更有情趣,更有益处。

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,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与“双百”方针,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与方法,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。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,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,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,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,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,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,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
1992年6月于青岛

目 录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 贲 舍

渔 眼..... 邓 刚(1)

超越自己 刻意求新 李 昕(20)

不平凡的超越 李书磊(25)

不能满足于“鲜味” 马石利(29)

我愿长一双“渔眼” 邓 刚(34)

呵,右右湖..... 蔡洪声(39)

轻松与深沉 常 向(78)

平朴淡雅 如临春风 张学敏(81)

青年布尔什维克 孙 颢(85)

勇敢地踏上不平坦的路..... 陈昊苏(131)

新时代的进击者..... 郑 涵(135)

概念化的人物和情节..... 成 洛(136)

疯..... 彭东明(138)

悖乎事理 顺乎人情.....	鸿 民(176)
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悲剧.....	常丕军(181)

大学二年级.....	赖丽娟(18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《大学二年级》引起反响

.....	贵州师大中文系举行作品讨论会(223)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

撒谎的爱情.....	邹月照(228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真诚的谎言.....	牧 惠(23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情节的矛盾破坏了性格的统一.....	李 下(24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深圳股市风云.....	王海鸿(245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是记者超越文学,还是文学超越记者?.....	志 兰(2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《深圳股市风云》的启示.....	凌 若(27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为历史记下这风云的开端.....	陈忠辅(28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冷峻的微笑.....	海 师(28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马儿驮着坎达拉.....	刁铁英(28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马儿驮着什么.....	肖 康(348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“坎达拉”的寓言.....	李府城(35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天 平.....	陶 然(356)
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一篇主题不明确的小说.....	张汉基(38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陶然的信.....	(387)
-----------	-------

关于小说《天平》的主题.....	琳 宇(38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谈《天平》.....	明 月(39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渔 眼

邓 刚

他劈开两腿，站在小岛的顶尖上，脑袋微微后仰，将目光放得很远。四周的大海是极有层次的：银白、浅灰、淡蓝、嫩绿、深紫，一直排列到他的脚下，犹似一道道精心编织的彩带，令人心胸舒展。但他并不是欣赏和沉迷在这些色彩的层次里，而是凝聚着灼亮的眼神，紧紧地追索着一条时隐时现的亮带子——那是一道汹涌急湍的海流。它从大洋深处奔腾而来，挟带着一股清凉的、新鲜的、充满力量的海水，哗哗地流淌着。这是大海中的河流，无论海浪怎样涌动，风向怎样变化，它都坚定不移地朝着它应该去的方向流动，成千上万群鱼虾，就是凭借着这股力量，在茫茫无际的海洋里遨游千里。

此时，他就是在等待着一群鱼的到来。按着他的经验，按着初夏季节掐算，应该是银针鱼来了。所以，一大早，他就爬到小岛的顶端上观望。润湿的东南风一个劲儿地刮着，海浪被它掀得烦躁不安，在这群零星散落的小岛中泛着一层层白沫沫，使那些一道道排列整齐的色彩也乱了层次。但是，他却微微一笑，对这些胡乱骚动的浪涛毫不在意，他的本领恰恰是在汹涌的浪涛里显示出来的。只

要是鱼群一出现，哪怕是极隐密的潜行，他的两道锐利的目光也会一下子穿透波浪，紧紧地抓住它们的行踪。因为他是方圆百里海域的、大名鼎鼎的渔眼。

在渔村里，光彩的字眼儿不仅是船长、大副、大车和海碰子，还有令人神往而佩服的渔眼。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当，当船队在一片广阔的洋面上航行的时候，渔眼就登上首船的桅杆顶上，一手揽着桅尖，一手遮着前额，迎着呼呼作响的海风，扫视着茫茫无尽的波涛。同样是水花闪动，他却能分辨出是风吹的，还是鱼群掀的。这还不算，在一般人眼里，根本看不出水花和水花有什么差别，可是渔眼却能准确地分出：这是鲛鱼甩的水花，这是鲑鱼掀的水花，这是银针鱼蹿起的水花，或这是大棒鱼（一种头部带一根长针的水皮儿鱼）拍打出的水花。只要渔眼在桅杆上吆喝道：“伙计们，来了！——”整个船队就立刻在他的指挥下排开阵势，马达轰轰地鸣响，绞车呜呜地转动，长长的流网贴着水皮儿撒开，在涌动的波涛上拉成一个巨大的弧度，兜住即将扑过来的鱼群。

他虽然是一个三十岁的汉子，却长着一对很出色的渔眼。自从他离开了船队，包了这一片小荒岛，便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小岛当做船队，把这最高的岛尖当做桅杆，他的伙计却只有他的妻子——崽儿她妈和五岁的崽儿。他望着小岛中间的三间才盖的新房，崽儿他妈和崽儿正在里面等候他的命令。他很惬意地想象着银针鱼到来的情景：那千千万万条光亮的小鱼拥挤在一起，像一个巨大的光团，在蓝色的水流里缓缓地移动。一旦这光团进入了小岛之间狭窄的激流里，便被拉长了，拖碎了，变成碎裂的亮带子。这些银针鱼被突然变得急湍的水流弄得蒙头转向，只好随波逐流。然而，在小岛水流的出口处，他早已挂好一个凸着大肚子的圆口坛子网，那网口张着贪婪的大嘴，毫不客气地吞着这银光闪闪的鱼群。这时，他就会朝小岛中间的屋子里响亮地吆喝一声：“崽儿他妈，来了！”崽儿他妈——他那个健壮的渔家妻子便急急地冲出屋子，跨着男子

汉般有力的步伐，朝海边的小船上跑去。而他呢，早已飞身而下，三蹦两蹿地跳到船上，抄起橹摆，朝小岛的流口子摇去。当小船吱吱嘎嘎地摇出海边百十丈远时，他的崽儿，一个黑黝黝的小家伙，便会从屋子里探出小脑袋，先是愣怔一下，然后像只小灰兔子似的一溜烟地滚到海边的一口大铁锅前。这是他专门为捕捞鱼虾砌好的一口大锅灶，银针鱼一出海水，必须迅速下滚水里煮个开，否则，就会很快地腐烂掉。在他的训练下，崽儿已干得相当在行了，他会很巧地将柴草往锅灶下一架，嚓地划着一根火柴。火要是不旺，他就赶紧趴下，蹶着又黑又亮的小屁股蛋子，呼呼地吹几下火。当一股金红色的火舌从锅灶上缭绕升起时，崽儿就会转过身来朝海里摆着小手。这时，他就会一边飞快地摇着橹，一边欢快地放开嗓子：“嗨！嗨！嗨！……”

现在正是涨潮，东南风驾着东南水流，朝西北方向浩浩荡荡地涌来。这些气势汹汹的浪头根本不在乎这些小岛的阻隔。这片小岛也确实太小了，在这平展开阔的大洋里，像谁随便丢下的几个胡椒粒，所以，大岛上的渔人叫这儿为胡椒岛。但是，胡椒岛尽管小，却毕竟是立地生根的，它毫不动摇地迎击那些进攻的浪头，并狠狠地将这些浪头撞得粉碎，激起一道道雪白的浪烟。这使他真正地觉得胡椒岛是一支船队，他正站在船的桅杆上，手搭凉棚，扫视着海面。

东南方向是大洋的深处，烟气浩淼的洋面一直融化到天际尽头的云彩里，苍茫的天海之间已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分界来。夏季的海总是这样，朦朦胧胧的。只有等到深秋以后，冷峻的北风扫拂过来，才能一笔划开绿海蓝天。一切都静极了，在这阔洋孤岛上，连浪花的轰响也显得寂静无声。那道伸延得很远的亮带子在浪丛里躲躲闪闪，似乎在和他捉迷藏。他的两眼微微眯起来，左手开始从衣袋里拈出一张纸，右手从裤兜里掏出烟叶，看来有点漫不经心。就在这时，突地，像一阵细雨扫过，那道躲躲闪闪的亮带子上掠起一

片密密麻麻的小水花，一闪即灭。他的两手停止了动作。又一阵细雨扫过，他看到一束束光丝在水流里闪烁，越来越多，交相辉映。银针鱼的背部其实是灰蓝色的，而只有两侧和肚子下面才是银白色的。如果从岛尖上俯视它们，还会看到一束束亮光闪烁，那说明这鱼群太厚了，相互挤撞得身子翻腾起肚子来。过去，他在船上的时候，曾很细心地观察过银针鱼群，他总觉得这些小东西有点神奇的繁殖能力，会一面跑一面娶亲生子，否则，人们一路追捕，大鱼一路吞噬，却为什么总不见少呢？有时，银针鱼群会奇迹般地膨胀起来，布满了海面。老渔人说：“这是老天爷送来的鱼食呀，要不，那些大鱼吃什么！”

银针鱼群渐渐地挤进了小岛中间狭窄的激流里。他眉骨一阵耸动，把卷了半截的纸烟一扔，猛地亮开嗓门：“崽儿他妈，来了！——”他蹿开大步，朝岛下冲去。与此同时，崽儿他妈也冲出小屋，崽儿也及时跟出来，小家伙大概等不及了。寂寞的小岛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，惊喜的喊声，通通通的脚步声，风声、浪声，连懒懒飘荡的小船也猛地挺起脑袋，抖起了精神。崽儿他妈灵巧地跳上船，拔起航锚。他在后面把着船帮，尽力一推，然后一高飞进船上，攥着橹摆，一推一拉，小船一撅一撅地在浪丛里前进。绕过小岛的一半，崽儿他妈接过橹，也拉开身架摇起来。她给丈夫留下劲来捞鱼。但丈夫并未闲着，他在忙忙碌碌地清理着船舱里的什么东西，抄起一个大网勺（一根长杆上绑着一个铁圈，铁圈上拴着一个网兜，好从水里往外舀鱼），跳到船头上。其实，这么紧张是多余的，但是他愿意这样，风风火火，急急忙忙，有一股奔涌的劲儿。从这种手忙脚乱的兴奋中，他在回味着船队上的那种味道。

崽儿已在岸边点着火了，淡蓝色的烟柱朝小岛的顶端盘旋升腾，随之，急切的火舌也呼呼地冒出来。远远看出，崽儿像个球似地在锅灶与柴草之间滚动。

这是一群被大鱼撵得仓惶逃命的银针鱼，它们争先恐后地往

前飞蹿，在狭窄的岛间水流里挤挤挨挨地碰撞着，拖曳着千万道金丝银线。跑在最前面的家伙还自以为得意，竟撒起欢来，不时地蹿出水面，撩起一片片细密的水花。正当它们得意洋洋的时刻，猛地觉得撞在什么东西上，游不动了。这是一面半透明的细眼儿网，像一面墙一样把它们遮住。银针鱼这才觉得大事不好，惊慌失措地突奔起来。然而，后面的伙伴们根本不知道前面出了什么事情，正大摇大摆地开过来。怎么游不动了？它们不理解，只好使劲地朝前推顶，把个坛子网的大肚子一下子撑得圆凸凸的。

他乐坏了，忙将大网勺伸进坛子网里，鱼群挤在一起的那种凝滞、粘稠和厚实的感觉，使他欢喜得哼了一声。当盛得满满的、水淋淋的网勺从海面上撇出来时，他那在衣衫里边滚动着的肌肉疙瘩，一下子拧得紧紧的。这一网勺足足有五十斤银针鱼，在他粗壮的双臂下颤悠悠地托起来。擀面杖粗的网勺杆弯得像弓一样，他的身子也弯得像弓一样，胳膊肘死死地抵在膝盖上，慢慢地将身子转向船舱，然后用力地一抖，白花花、亮闪闪的银针鱼像一股溶化的银水，“哗”地一下，从网勺里泻进船舱里，四面流淌开来。那些银针鱼在船舱里纷纷跳动，似乎那股溶化的银水还在沸腾。他又把网勺投进坛子网里，再度用力撇起。这一切力量是立足在飘摇的小船上，当他一用力的时候，小船立刻就朝一边倾斜过去，并战战抖抖的摇晃着。他并不慌，因为有崽儿他妈呢？崽儿他妈的功夫在此刻显示出来了。她一边将身子往丈夫相反的方向使劲儿，踏着船帮，保持船身的平衡，一边不失时机地摇着橹。这橹既是在抵御水流的冲击力，不让船跑；也是在稳住船身的方位，不让它乱转。使这股橹劲儿，可不容易，又要轻，又要重，又要活，又要稳，全看腕上的功夫。他在百忙中瞟了崽儿他妈一眼，那壮实的腰身和手腕柔软得像在水波里摆动，真叫他喜欢。

崽儿他妈做姑娘那阵，泼得很，敢和小伙子们搂着腰摔交。而且，她还会摇橹、使船、织网、打渔。尤其织网，她手劲儿很厉害，多

余的网线头，她用手一拽，“咯叭”一声，齐刷刷断开。那可是尼龙线！崽儿妈的手掌确实硬得很。有一回，一个调皮的小伙子在后面撩她的粗辫儿，她回身就是一掌，打在小伙子脊梁上，一直过了半下午，那五个红指印还牢牢地印在小伙子的脊梁上。渔村人都说这样的姑娘太野，没人敢要，怕是能把男人从炕上蹬下去。但是，他不怕被蹬下炕去，他看中了这个壮实得像男子汉似的姑娘。他喜欢壮实的东 西，如粗大的桅杆，粗硬的网纲，结实的船龙骨；对人也是一样，他喜欢粗、壮、有力气。因为这样才能经受住劳动的摔打。过日子可不是马马虎虎的事，渔村有句顺口溜：“不怕风，不怕浪，就怕老婆下不了炕！”因此，他就是觉得崽儿他妈长得好看，长得全村第一俊。那阵儿，在海边拉网和拖船时，他老是爱看崽儿他妈，看她那两根粗粗的辫子，看她那红彤彤的脸蛋儿，看她那推船的姿势：肩头顶着船帮，脚板蹬着沙子。有人笑他这个渔眼，看鱼准，看人不准。西头的巧巧才是全村的美女呢！可他怎么也想不透，巧巧哪儿俊？就那根细腰吧，好干什么？蛇一样，拉网时，一用力气，怕要断了的！终于，他拎了二十斤猪大油，四瓶烧酒，上崽儿他妈家说亲了。

现在，他更觉得自己找了个好伴儿。没有崽儿他妈，在这荒岛上安家，盖房、织网、打渔，他自己干得了吗？但是，他不太会对崽儿他妈表示亲热，他念书不多，识的几个字也早被浪涛冲得没影儿了，不会说那些文文雅雅的爱情词儿。就是刚结婚、感情足那阵儿，他也顶多会红着脸说：“你真壮实，给我下个崽儿吧……”崽儿他妈念书更少（渔村人不兴姑娘多念书），她听了丈夫这句话，一点也不见外，反而心里热乎乎的，女人就是生崽儿么！她也想对丈夫说句感情话，但不会。过去，她从外表看丈夫，并不觉得太壮，可结婚以后，却发现丈夫身子肉那么厚实，有时也亲昵地说几句：“你呀，属蟹子的，肉在里面……”他们两人的感情主要是表示在各种劳动的动作中，一起拉锚绳，一起拽网纲。就像现在捞银针鱼吧，她使劲地

蹬着船帮，摇着橹摆，这不仅是劳作的需要，还包括怕对方累着、跌着和各种各样的担忧。

他哼哧哼哧地、一网勺接一网勺地往船舱里舀鱼，船舱里银屑纷飞。第一船沉甸甸的银针鱼上岸了，他立在船头上，喊一声：“崽儿，快加火！”崽儿赶忙又趴下去，蹶起小屁股蛋。大锅里的水呼呼地翻腾，一筐筐银针鱼倒进去。煮银针鱼也是个技术，煮大了，鱼烂糊了；煮小了鱼不熟；煮慢了，鱼头全掉下来，那就一分钱不值。这要掌握火候。有水平的渔人煮银针鱼，一条是一条，亮闪闪的，像才出水一样，活鲜活鲜的。水平差的渔人煮出的鱼，色发乌，肉不鲜，卖给市场要降等级。

银针鱼下锅以后，崽儿他妈和崽儿都靠后站着，只有听候吩咐的份儿。这时，搅锅、加火、捞鱼，全是他自己的事。大锅咕嘟咕嘟地喷着热气，火苗呼噜呼噜地烤着前胸，太阳也在头上火辣辣地凑热闹，他和崽儿都脱得赤条条的，反正这儿也没别人看。要是实在热得难受，就噗通一声跳进海里凉快一下。

银针鱼出锅了，冒着呛鼻子的鲜味儿，三个人小心翼翼地将鱼撒在海滩上，然后再煮第二锅……

又一船银针鱼快要装满了。

“这鱼，真厚！”他吃力地从水面掀起沉甸甸的网勺，浑身颤抖着。他感觉自己的骨架都被肌肉摩擦得发热了，但这种发热使他感到兴奋。他看到坛子网那个大肚子老是胀凸凸的，怎么往外舀也不瘪一点儿，乐得心里翻了浪花。这群银针鱼像一支过不完的队伍，一直排列到大洋深处，顺着这哗哗急驰的水流，前仆后继地冲向坛子网。

“啊！啊……”他有力地挥动着网勺，不由自主的哼哧声，已经变成喊叫。

崽儿他妈的发卡全松开了，头发散下来，但她也顾不得拢一下，她只知道和丈夫一样拼命干，这白花花的鱼，可是白花花的钱

哪！崽儿他妈使劲地蹬着船帮，灵巧地抖着橹摆，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崽儿得买一套好看的衣服。”

“买——”他得意地拖着长音，将鼓鼓的一网勺鱼倒进舱里。

“你也得买一套像样的衣服。”

“买——”他又将网勺伸进坛子网。

“我也想买一套……”

“买——”他用力地从水里托起网勺。他已经不是在回答崽儿他妈的问话了，他也无心听她问些什么，他把“买”字做为劳动号子。

“买——”网勺从水里猛地托出来；

“买——”网勺哗地扣进船舱里；

“买——”网勺噗地投进浪涛中。

还用问吗？只要这么干下去，什么都能买！

又一船鱼上岸了。“崽儿，加火！”一刹时，烟腾，火冒，水滚，气涌……渐渐地，小岛周围的海滩上全是一片鳞光闪闪的银白色。海浪激动了，它们轰轰隆隆地在小岛四周拍着巴掌，为这三个汗水淋淋的人喝彩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黑糊糊的海面上流着一层银油，银针鱼继续浩浩荡荡地过队伍。它们似乎要以数量战胜坛子网，终于，它们战胜了，从坛子网的侧面和上面越过去，向平缓而开阔的海面撒开。一刹时，金丝银线四面进射。

装了多少船了？煮了多少锅了？他根本不知道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干呀，干呀，他好像觉得在吃饭时，听到崽儿手里的半导体收音机报道：他们这个海区布满了银针鱼，大岛的渔家全都出动捞鱼。这使他干得更猛了，好像参加一场大比赛。丰收的喜悦在他身上转化成一股狂热的力，他没有觉得白天被黑夜代替。他眼睛里只是交叉闪着这样的程序：坛子网、船舱、大锅；大锅、船舱、坛子网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他突然觉得：两只胳膊不存在了，两条腿没有

感觉了。他蓦地有点醒悟：累了。怎么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捞鱼、运鱼、煮鱼？不是还有崽儿他妈，还有崽儿吗？他疑惑地朝岸上望去。崽儿正光着屁股睡在灶炕旁，崽儿他妈躺在旁边，向崽儿伸着手，大约想把崽儿搂过来。啊！他们原来睡了！什么时候睡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不由得眨了眨眼睛，眼皮沉重得很，有些眨不动。当他看到满岸满滩都撒满了银针鱼时，便噗通一下坐在船舱里，心满意足地巴唧了一下焦干的嘴唇。然后，拼足最后的力气，把锚推下海里，就势摊手摊脚地睡在那里。

太阳早就红着脸从海平面探出脑袋，它为自己没有能和这人一起打熬下去而有些害羞，所以，躲躲闪闪地在海平面上浮动着。当它看到这个惊人的劳动者一下子睡倒在船舱里，便猛地跳出来，立时迸发出温暖的光线，尽情地抚摩着这些酣睡的人，以弥补昨天的不足。

银针鱼断断续续地过了好多天队伍，才恋恋不舍地消失了。湿润的东南风也随之减弱，渐渐地，竟微微地扫来一股清爽、干燥的小北风。这真是大自然对勤劳渔人的恩赐，送来这样难得的好天气。银针鱼在灼热的礁上、沙滩上、鹅卵石上丝丝地蒸发着水气。这蒸腾的水气散发着一股鲜腥味儿，顺着海风飘溢。几十里，几百里的苍蝇闻风而动，结集了大队兵马，腾空而来。它们像一片灰雾，在海洋的上空移动，几百万个嗡嗡扇动的翅膀汇集在一起，产生出一种低沉的、似乎从遥远天边传过来的雷鸣。这令人恐怖的雷鸣伴随着这一大团阴云灰雾，朝胡椒岛发起进攻。这是生活在大洋岛屿上的特种苍蝇，由于经常受浪涛的轰击和海风的扫拂，它们的样子长得极精干：流线形的细瘦身子和坚壮有力的腿，两只翅膀会并搭在一起，叠成一个翅膀似地紧贴在背上。只要这种苍蝇落在鹅卵石上、船板上，两只翅膀一叠，腿脚便死死地抓住物件，简直像粘在上面。任凭强劲的海风吹扫，也奈何不了它。胡椒岛上有这么一片煮得鲜嫩的银针鱼，使得这些神通广大的家伙发了疯，直接从空中扑

下来，像一个个小钉子头，一下子钉到鱼肉上。黑压压的一大片，犹似一张灰脏的大网，盖到胡椒岛上。

一场激烈的拼搏开始了——

“噢噢！……”他挥动着一根长大的槐树枝子，朝苍蝇发动了反攻；

“嗷嗷！……”崽儿他妈挥动着大扫帚参加；

“哟哟！……”崽儿也挥着一束马莲草跟上来。

一家三口人在海滩上跑来跑去。渐渐地，他们嗓子喊不出声来。但是，树枝、扫帚和马莲草却不断地发生与空气摩擦的那种呜呜的、令苍蝇心惊胆战的声音，使这股灰雾不时地飘摇而起，东飞西逃。反攻是有效的，苍蝇的尸体在半空中被纷纷扫落。这些黑压压的家伙乱了阵势，但又乘机改变了战术，分成若干小股部队，这儿钻一下，那边叮一下。可是，那些无情的树枝和扫帚总是及时地扫荡过来，使它们不得不疲于奔命。

“崽儿他妈，那边！——”他一边挥动树枝，一边指挥着，热汗四处甩落。他已经有些愤怒了，这些不劳而获的家伙，竟敢明目张胆地在他眼皮底下抢劫，他怎么能容忍！他虽然气喘吁吁，但目光却始终在银针鱼上面扫来扫去，只要有一片黑影的地方，就一个箭步冲过去，狠命地一挥槐树枝，“呜！——”那片黑影轰然消散，露出一片亮闪闪的鱼光来。他知道，如果不及时地把这些可恶的苍蝇赶开，后果是严重的。被苍蝇叮咬过的鱼，色泽发暗，肉味发臭，就会使他们的汗水白白流掉。崽儿他妈也是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也拼命地奔跑、扑打。崽儿也知道这一点，虽然他还很小，没有人教育他，但他已经懂了不少事，因为他自从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，就是滚滚的浪涛，就是颠摇的渔船，就是父亲和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就是苦重、优美和充满活力的劳动。他从大人们不停顿的劳作中，渐渐感到：他应该伸出小手捡鱼、烧火、赶苍蝇。其实，崽儿并不是确切地知道他所干的这一切，究竟有多大好处。他只是从大人的脸色中看出，